

冬天的大白菜

■王茜

从十月中旬开始,秋风还不太萧瑟时,街上就多了几辆大货车卖当季蔬菜。很多人自带小推车,近半米高的大葱一买就两三捆,葱白粗壮,葱叶绿长,老远就闻得到浓郁的辛香味儿。大白菜要几十上百斤,土豆一买一袋子。菜价也便宜,不过几毛钱一斤,买一推车花费不过几十元,却够一家几口在冬天吃很久。

北方人囤冬菜的基因和热情一旦觉醒,再怎样不习惯囤积的人,也会被踊跃的人群感染,至少也要买几斤大葱回去晾上,才算完成了这入冬仪式。但我一向不喜欢大白菜,可能是小时候吃了太多,家长又不擅长烹饪的缘故吧。我的乐趣只在看人们争相抢购,远距离体会冬季到来之前的狂热。

小时候吃到的白菜,是那种细长碧绿的,越炒水分越多,最后就变成了煮,滋味全无,千丝万缕咬不断。吐出来是不被允许的,只好心一横整个儿吞下去。喉咙被粗纤维刮擦的钝痛,以及这团黏糊糊的东西划过食道时无法抑制的恶心,几乎成了我童

年冬天里最大的噩梦。小时候想不明白,为什么天冷了就只能吃白菜、土豆、萝卜这些玩意儿了。那时候,我们天天吃,吃到脸色发青,吃到怀疑自己,简直对未来没有任何期待了。

长大后,终于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经营生活,无论是在菜市场,还是生鲜超市,我没主动买过白菜,坚决地和它划清了界限。哪怕凭我半吊子厨艺,斗胆想尝试一下包饺子或蒸包子,韭菜和茴香也马上跃出头脑,成为我下意识的第一选择。女儿回姥姥家,偶尔吃到一次猪肉白菜馅儿的饺子,立即惊为“天饺”,怒吃两大碗。

女儿告诉姥姥姥爷,她从没见过这么好吃的饺子。这不得不让父母老眼一红,眼泪差点掉出来,并质疑我平时到底给娃吃的是什么垃圾食物。他们做梦也想不到,大白菜在我家,竟成了“奢侈品”。以后再回老家,他们就旁敲侧击向我推荐大白菜的种种好处以及营养价值。

有一年冬天,爸爸背来半口袋自

己种的白菜。我万分拒绝又不好一棵不要,只好装模作样选了两棵,爸爸却说我选得不好。“你把不好吃的都挑走了。”他翻动袋子,在里面重新拿出来四五棵,都是又细又干、叶子黄了吧唧、其貌不扬的,替换掉我选的肥白叶嫩、看起来汁水充盈的那些,我完全搞不懂其中的奥秘。“这几棵菜,吃起来没有丝儿。”爸爸说。

我用自己仅会的烹调手法,对付着清炒了半棵,另一半做成酸辣口味,竟然得到了女儿的好评。白菜就这样出其不意地重新摆上了我们的餐桌,虽然吃的频次远低于其他蔬菜,但总不是被打入冷宫的角色了。

其实直到现在,在菜市场看见各种不同品种的白菜,有大有小有黄有绿,我还是记不清哪一种比较糯,哪一种又比较脆,哪一种适合炖煮,哪一种又适合清炒。

现在我们搬家了。在距离父母更加遥远的地方,在冬日越来越寒冷和清冽的空气中,思念着记忆中的味道。想必这个冬天,他们又囤了很多大白菜吧,只是身边少了我们。

生活手记

幸福了吗

晒太阳

■张绍琴



冬日暖阳,确有“冬景似春华”的美好。入目之处,除了“霜轻未杀萋萋草,日暖初干漠漠沙”,还有野菊、木芙蓉、三色堇、山茶花等争相开放。每到冬天,乡里人最美最幸福的事儿,就是蹲墙根、蹲草垛晒太阳,也称“晒暖儿”。

天气晴好的日子,他们三五五个围成一圈,下棋、玩扑克;也有几个人坐成一排,天南海北地聊天……不管做什么,其实都是为了晒太阳。

白居易的晒太阳则富有诗意,“负暄闭目坐,和气生肌肤。初似饮醇醪,又如蛰者苏。外融百骸畅,中适一念无。旷然忘所在,心与虚空俱。”几句诗将他晒太阳的姿势、好处、愉悦心情说得一清二楚,让千年后的我们读来,不仅如饮醇醪,似乎已然闭目与他同坐在暖阳下。

家与单位的距离远近适中,我便徐步而行,以行走的方式来享受阳光。早晨出门,太阳还未普照,晚上下班,太阳的光辉已收,唯中午,可全然沐浴在阳光下。来回一小时,足矣。冬天的太阳温暖而不灼人,我喜欢仰面与它相亲,暖暖的阳光伸出无数只小手抚摸着我的脸颊。宋朝周密在《齐东野语·曝日》中写道:“熏然四体和,恍若醉春醪。”我是四体通泰,熏熏然,陶陶然也。

晴好的日子,在家中也能得到太阳的恩泽。屋子向南,书桌面窗,午后的阳光透过玻璃洒在书桌上,形成斑驳的光影,像一幅画。我坐在书桌前,便是画中人。画面是暖色调的,画中的我温暖而恬适。摊开的书明暗相间,仿佛阳光伸出手指逐字逐行地阅读。

闲暇时,我会陪着年近八旬的母亲,到她住所附近的广场晒太阳。母亲走在我身后,像我小时候走在她身后一样。时光悄然将我同母亲交换了一下位置。到了广场,到处都是晒太阳的人。我们坐在花园的旁边,背对着太阳坐下。这样坐是有原因的,腹为阴,背为阳,通过晒后背,可以祛除体内寒气,疏通经络,补足阳气。我喜欢带着一本书,此时身体正好挡住太阳过于耀眼的光线,在书本上形成一圈暗影,适宜看书。母亲有时和我闲话几句,更多时候则打量着周围的人,或者搭上两句话,愉快地度过小半天的时光。

记忆中,每一个冬季总有几天明媚似春的日子,晒着晒着,不知不觉就到了春天。

投稿邮箱:czwbsw@sina.com

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“沧州作者”字样

心上“忍冬”

■王岚

楼下有两棵树,当秋风摇落树叶,当节气牵手凛冬,枝头就会突然挂起一团一簇的小“红宝石”。那些小果果在萧索的冬日枝头,晶莹剔透,红润饱满,煞是动人。说突然出现,是因为当秋季彩叶缤纷之时,你注意不到它的存在,只有当所有的叶子都落光了,树木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时,它们才赫然出现,瞬间就成了枝头唯一的主角,仿佛是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的。

最初,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,后来发现一整个冬天,它们都挂在枝头,寂寂而夺目,那份倔强和凛然让人心疼又好生敬畏。多方查阅,才知道,它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名字——忍冬。知道这个名字后,我便为它的坚强心动,也在心中敬佩古人的智慧。简简单单两个字,有着说不尽的内涵,说不出的滋味,让人生出无限遐想。

儿时,和小伙伴常常在父亲的中药房里玩耍,依稀记得那些小抽屉外面贴着的名字中有“忍冬”这两个字,当时父亲还给我们讲过那是一味中药。那时年纪小,少不更事,再加上看到的是干品,从没有把楼下那些晶莹剔透的小“红宝石”与“忍冬”这个名字联系起来。

那天阳光特别好,我站在树下晒太阳,禁不住伸手摘了几颗红红的小果子,把它们放在掌心,细细打量。那份晶莹、那种鲜亮、那股抑制不住的生命的炽热,如一玫玫玲珑版的红色小心,如色调浓郁的南国红豆,又似种水

俱佳的南红玛瑙。无论是哪一种,在寂寥萧索的冬日,看到它们,都会让人顿生欢喜,也会让人的心瞬间跟着它在寒风中微微震颤。

“红豆南国徒继续,忍冬秋果自缠绵。万千情系风霜里,一树相思一树丹。”冬日里,万木凋零,百草枯萎,整个世界都退缩隐匿了,只有这红灿灿的忍冬果,在寒风中颤抖、飞扬,在寂寥中璀璨、闪光。看到它们,我想到了独在异乡打拼的游子,还有那些被鸟衔起种子、流落他乡的乌桕,在秋冬苍凉的大地上,他们经受风雪的严酷考验,决不肯向苦难低头。他们独立而顽强,最终活出了自己最美的样子。

大自然总会在不经意间给人以启示,万物都有来意,我想,小小忍冬在寒风中热烈地活,或许是在告诉人们,每一个灿然绽放的生命,都会经历常人难以忍受的人生寒冬。但只要你坚强,勇敢,挺过去了,就会活得如忍冬般粲然生动。



大千世界

花开诗旅

理发师

■杜九升

你娴熟自如的剪刀
一如走过草坪的机器
剪刀嚓嚓,如蜜蜂吟唱
献给春天的小曲

坐在安静的理发室
我总会有美好的想象
比如清风吹过青青的麦田
吹起心中微微的涟漪
比如面对一片开放的花朵
我是该画画还是写诗

理发师,一次次地
为我修剪蓬乱的头发
如同整理长短不齐的思绪
我好像一次次地蜕变
墙镜里真切地映出
一个全新的自己

走出理发店
感觉世界如此清新
让我平添一种自信,昂起头
走进阳光灿烂的日子

【银杏之美】

满树的银杏叶仿佛有魔力,叶片由绿变黄——是纯净的黄、透彻的黄、惊艳的黄。那满树的金黄,配上红色的大殿、低矮的庭院,美得如诗一般。片片银杏叶随着风悄然落下,或热烈或诗意,给我们送上一份初冬的温暖。

——刘云燕

【残荷韵香】

真的枯萎了。片片残荷,缩在渐冷的秋风里,卷曲、残缺、倒垂,失去了往日的风韵。满池荷叶上被岁月打磨出道道皱褶,像是历经沧桑。荷叶田田也被疏影横斜所替代,就连云朵也似乎高了几分。

——陈常青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碎暖】

时光在我们的生命中,总会埋下一些美好的细节,它们像种子一样,在回首的刹那、在感叹的瞬间,绽放成美丽,散发出幽香,温暖了心田。一个人时,常想起这些历久弥新的日常,想起这些与冬天相关的往事。这零碎的暖意,在心头萦绕成温暖,在血脉流淌成柔软,抵御了世间的所有寒冷。

——史春培